

祝福边防战士

林予 姚冷 彭荆風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祝福边防战士

——献给边防战士的诗歌朗诵会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祝 福 边 防 战 士

林子 姚冷 彭荆風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7 · 北 京

祝福边防战士

林予、姚冷、彭荆风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印张 $2\frac{1}{2}$ ·字数50,000

1957年1月第1版

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500册 定价(7) 0.24元

统一书号:10061·9

內容說明

这个剧本是描写盤踞在我国国境以外某地的蔣軍，屢次企圖窺扰我边境地区，并且策动暗藏的內奸，挑撥我边防軍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，陰謀破坏高山湖的水樁工程，乘机进扰。但在我边防軍严密的監視和机智英勇的打击之下，一一粉碎了敌人的陰謀，并且通过揭露敌人的陰謀詭計，教育了当地佻瓦族人民，进一步搞好了軍民关系；在佻瓦族青年埃火龙的配合下，誘敌深入，终于將來犯的全部蔣軍一網打尽，保衛了祖国边境的安全。剧本生动地刻划了我边防軍前哨連指導員楊生海、女医生李菁華、佻瓦族青年夫妇埃火龙和耶娃的形象。

閃電划破了滾滾的烏雲，漆黑的天空里，迸裂開一條條銀色的裂縫，閃爍着。重疊的遠山在閃光中隱現，轟鳴的雷聲滾過山崗，漸漸地在矗立的山峯后背消失了。……

狂風咆哮，襲打着黑壓壓的森林，森林呼哨着。暴雨傾盆而下，山巒、森林、村寨……一切都沉浸在茫茫的雨霧之中。一根通向邊防前哨的軍用電綫在暴雨中急劇的顫抖起來，油漆着“邊呼×××”號字樣的電綫桿，仿佛有被風暴連根拔起的危險，搖晃着，……

槍聲。羣山中隱隱地傳來了槍聲。

風暴掃向一座聳高的山峯。山峯上，一幢孤獨的茅棚猛烈地晃盪着，兩個戰士緊緊地抓住茅棚的支柱，茅棚在風暴中掙扎着。另一個戰士蹲在地上，一手拿着听筒，一手按着電話機，嘶聲地朝送話器喊道：“指揮所，指揮所，我是三七九〇高地——”

槍聲。漸近的槍聲。

突然間，風暴撕裂了茅屋的棚頂，兩個戰士被風刮倒了。電話員卻仍然用棉衣遮着風雨，狠命地搖着話機，喊着：“指揮所，指揮所，木乃河發現敵情……”

但是，這一切都被風暴和雷雨所淹沒了。

風暴襲打着古老的山寨。茅屋里，不眠的夜火，在雨夜中象螢火似的閃現着、閃現着，……

山崗上，排列着呼克拉山区前哨連的營房，營房里，燈火也是不眠的。

持槍的哨兵，在風雨的崗哨上注目了望。

營房里，雨水洗刷着窗戶。前哨連指導員楊生海，一個瘦高個的年輕人，握着電話耳機，暴躁地喊着：“三七九〇高地，喂！喂！三七九〇嗎？我是，我是指揮所，我已經派出追擊部隊，……”

一個穿着軍用雨衣，提着紅十字藥包的人走了進來。她褪下了雨帽，在稍稍歪戴的軍帽下面，顯出兩撮不長的黑髮，以及一付緋紅而丰满的臉龐，幾粒晶瑩的雨水正在她那雙長睫毛上隨着眼皮的眨動而跳躍着，她是軍區派到前哨連來工作的軍醫李菁華。

李菁華：“就出發嗎？”

楊生海放下耳機，猶豫地望着女醫生：“你真的堅持要親自去？这么大的雨？”

李菁華臉上的笑容立刻收斂了：“指導員，你看，你總是把女同志看得……”

楊生海用手指敲着桌子，打斷了對方的話，說：“好，我立刻命令担架出發！”

李菁華轉身走出房子，推開木門，跑出營房。楊生海緊跟上來，一手扶住了剛剛被推開的、咿呀作響的木門，凝望營房外面瓢潑的大雨。雨聲中，傳來急速的步子和蹣跚起的泥漿聲，……

天色漸明。大雨瓢潑着山野。

槍聲持續着。

副連長張貴喜，一個粗矮而結实的青年，正率領一支騎兵部隊在溼泥的山道上追擊一股竄擾邊境的蔣軍。

雨水沖洗着戰士，馬蹄掀起泥漿，……

張貴喜策馬朝山峯奔去，他伏在馬上射擊。

穿着雜色衣服的蔣軍，朝山頂落荒逃命。他們在泥坡上滑跌着、狠命的跑着。一個蔣軍大隊長回頭望了望身後追來的騎兵，朝蔣軍士兵們吆喝着：“快！快跑！”轉身，他舉槍朝追擊部隊射擊。這時，猛的一陣風刮來，把他的帽子給吹落了。他顧不上拾帽子，光着頭倉惶地朝山頂猛跑。那頂佩有國民黨黨徽的軍帽順着山溝飛滾着，瓷質的帽徽碰在石頭上，碰碎了。

追擊中，張貴喜和休瓦族戰士田埃可的馬蹄陷進了泥坑，馬的前肢好象突然短了一截，埋到泥坑里去了。他們只好跳下馬來，扭緊繃繩，拚命拉着，馬蹄踢踏着，濺了他們一身泥漿。張貴喜揮手命令騎兵：“你們快往西邊的龍頭拐插上去！”

騎兵們繞過泥沼，策馬奔去了。

風雨漸漸停息，曙光撥開烏雲，山野甦醒了。

張貴喜從泥坑里把馬拉起來，輕捷地跨上馬鞍，回頭朝正在泥漿里抽着馬鞭的田埃可喊道：“拉上馬，快來追我！”

槍聲在遠山響着，漸漸稀落了。

張貴喜策馬奔去，他剛奔出一個山牙口，仰頭發現前面絕壁上，一個蔣軍士兵正在往山下推動一塊岩石，岩石被推到絕壁的邊緣，眼看就要滾下來了。他大聲地警告着前面的騎兵戰士：“快……注意！”

可是，騎兵們並沒有聽見，一個個驕縱地策馬奔進。

巨石已經一半懸出絕壁，張貴喜急不可待地舉槍朝那個蔣軍士兵瞄射，隨着槍響，一個屍體臥在岩石上，不動了。

騎兵們的戰馬，一匹接着一匹在山道上馳騁而過，直向山峯撲去，就在末尾一匹戰馬的身後，岩石和敵屍，從絕壁的頂上，一骨碌滾下來，打落在山道上，迸裂着四濺的碎石，……

張貴喜噓了一口氣，擦汗，緊跟着追上來，望了望道旁的敵屍。這時，身後掉隊的田埃可策馬追來了。

張貴喜：“快追上去！”

田埃可靦腆地望着張貴喜。這時，一聲槍響，張貴喜的戰馬狂叫起來，狂跳着，猛的把張貴喜從馬背上拋了下來。他翻身一看；戰馬躺在地上踢踏着四肢，馬腹流出一道血紋，……

“他媽的！”張貴喜怒喝，“追！”接着，一躍跨上了田埃可的戰馬，兩人一前一後地同騎在一匹馬上，向山峯奔去。

突然，在山腰的草叢中，探出一個蔣軍士兵的頭來，田埃可正要舉槍射擊，卻只聽得一聲槍響，自己整個上半身搖了一下，疼痛使他緊閉了兩眼。

張貴喜沒有覺察：“哆嗦什麼？快射擊敵人！”

田埃可仿佛被什麼惊醒，又猛的直起身子，睜大眼睛，吃力地舉槍朝那個正回身往草叢躲藏的蔣軍射擊。槍響。那個敵人被打倒了。可是，飛奔的戰馬，却猛然把田埃可從馬背上掀了下來。

張貴喜：“田埃一可！”吃驚地勒住馬頭，跳下馬

来，拖起昏迷中的田埃可，揭开伤者的衣领，田埃可的左肩胛上冒出了殷红的鲜血，……

山后，响起了马蹄声。

马蹄声渐近。張貴喜朝马蹄声焦急地盼望。

李菁华骑在馬上，挎着紅十字药包，赶来了。

張貴喜：“李医生，你到得真是时候啊！”

李菁华下馬，从張貴喜手里接过伤员，解开药包，取出急救包为田埃可缠伤。張貴喜又跳上馬朝山崗飞奔而去。

青草地上，李菁华用上半个身子托着负伤的田埃可，轻声地喊：“田埃可，田埃可”脱缰的战馬，嘶叫着，走到他們跟前来，伸着鼻子在病人的四周打着噴鼻。

田埃可渐渐醒来，猛地从李菁华身边挣脱出身子：“部队呢？我……我这是在哪儿？”

李菁华寬慰地笑了，她一手按倒伤员，說：“你听，槍声！部队去远了。”

奔驰中的張貴喜在馬上用望遠鏡眺望：全部蔣軍士兵都已經攀到山峯了，騎兵战士落后了一截。可是，山峯上却意外地出现了几个头缠紅布包头，手持鏢鎗、弩弓的侏瓦汉子。于是，他大声喊叫：“侏瓦兄弟，快截住蠢賊呀！”但是，待他再举起望遠鏡，却見侏瓦汉子都紛紛躲开敌人，朝松林避去了。

張貴喜气急地命令騎兵們：“快！快上！”随后，自己双腿紧夾着馬蹬，一气攆上了騎兵們，飞快地奔上山峯。

这时，蔣軍士兵們却已經从山峯上滾下坡底，紛紛墮

入山脚下的木乃河，朝对河的敌区游去了。

一个战士正要举枪瞄射，張貴喜却大声喝道：“停止射击！停止前进！”

战士们纷纷下马，就地休息。

这时，从松林里走出来几个佻傥獵人，他們朝張貴喜們点头，憨笑。为首走来的是部落头人阿朗强的兒子埃火龙，他長得一副高大身材，臉上顴骨突出，兩眼深陷，兩頰長滿絡腮胡子，特別是前額上印着一條刀疤，显得一付粗獷氣息。張貴喜朝他斜看了一眼，沒可奈何地說：“埃火龙，打獵來着？你們該幫我們截住這伙蠹賊的啊！”

埃火龙从肩上撘下一只死麂子，皺起眉頭，額上的刀疤頓時涌上一陣紅暈，冷言冷語地說：“算了吧！你們兩條老水牛打架，我們才懶得管！我……我吃你們漢人的亏多了！”

張貴喜霍的立起身，捏着拳頭，壓下一股無名火，取出手帕來擦汗，朝身邊一個戰士喊：“拿水來喝！”

一個戰士遞過水壺，張貴喜一飲而盡。

一個后腦勺上留着一長撮頭髮的佻傥大爹笑着走了近來：“不是我們不幫忙，”他拍了拍肚子，“這里空的，渾身沒氣力啊！”停會，又問，“聽說你們解放軍要幫我們炸開高山湖，引水開水田，可真？”

埃火龙却又沒聲沒氣地說：“蠹賊都捉不住，還開什麼水田啊！”

張貴喜煩厭地揮了揮手，迈步走向山崖，朝山下的木乃河望去，只見一個個逃竄的蔣軍士兵已經游過河水，帶着濕淋淋的身子跳上了彼岸。那個光头的大隊長驚恐地回頭

看了一眼，縮着脖子跑走了。

晌午。陽光穿过南方的棕櫚樹叶子，照射在一塊石碑上，石碑划着一支箭頭，箭頭底下刻有：往大孟力梭 70 K·M(公里)的字样，这里已經是蔣軍盤踞的地区了。

在一條散植着油加利和棕櫚樹的斜坡上，零星地搭蓋着侏亻人的茅屋，在茅屋中的狹道里，嘈雜的市集開始了。

市集上，人羣拥挤。各色各樣的攤販：米酒、熊掌、馬鹿，……還有洋貨棉紗，駱駝牌香烟、精巧的打火機、寫有英文字樣的罐頭，……攤販主迎着笑臉，兜攬生意。

背着背籬的侏亻婦人一面織着麻，一面做土產交易，身上的銀飾在陽光下巍巍閃光，健壯的侏亻獵人來回地兜攬着他們的獵物：鹿子皮、野雞、彩色的孔雀，……他們荷着閃光的鏢槍。頭上的紅布包头份外醒目。

人羣中，還拥挤着一些不知來歷的商人，有的穿舊西裝，戴鴨舌帽，有的穿對襟褂，戴瓜皮帽，……

人羣中，還夾雜着醉得東倒西歪、穿雜色軍服的蔣軍人員，他們哼着淫蕩的小調，兩只眼睛惡狼似的追逐着什麼……

叫囂聲，爭吵聲，嘻笑聲，……

一棵麻栗樹底，肥大的綠葉象一把陽傘似的，遮蓋着聚賭的人們。一個歪脖子蔣軍士兵正在設着賭攤，四周圍着下注的侏亻漢子們。銀幣、光洋堆在攤架上。歪脖子將瓷碗蓋好骰子盤，熟練地一搖，待揭開瓷碗，便得意地叫道：“二十四點，通吃！”歪脖的助手伸出雙手，掃着攤

注上的錢，銀幣叮叮地响着。

佻瓦汉子們大睜着眼睛，面面相覷，擲下了更多的銀幣和光洋，輪流地搖着骰子盤，緊張地盯着歪脖子開盤。

“又是個廿四點！”歪脖子指着骰子盤，朝助手挤眼，喝道，“快收錢！”

“騙子！你們都是昧了良心的騙子！”一個佻瓦汉子冒火了，揪住助手伸過來收錢的手臂。歪脖子却劈面推了佻瓦汉子一掌，把那汉子推得仰天倒在地上。

佻瓦汉子翻身拔出腰刀，歪脖子驚了，掏出手槍，朝天鳴放，威嚇道：“哪個動手，我就宰了他！”

驟然，市集騷動了，人們驚叫着，一群持鏢槍的佻瓦獵人圍攏上來，怒瞪着眼睛，把賭攤圍住了。

這時，人羣中却擠進來身材肥胖、服裝整潔的蔣軍司令，他連聲叫道“吵什麼？吵什麼？”待他一看佻瓦人的眼色，就似乎明白了一切，走近歪脖子，狠狠地打了他兩個耳光，怒喝：“快把錢拿出來！”

歪脖子的助手慌忙地交出錢袋，悄悄地溜走了。

司令把錢倒在賭攤上，和顏悅色地对佻瓦汉子們說：“誰的錢，誰拿走！”

佻瓦汉子們各自拾取銀幣，哄笑着，走散了。

“哈哈！”司令冷笑一聲，指着歪脖子的鼻尖罵道，“河那邊，呼克拉共軍把我們攆到這邊，你是存的什麼心，想把老子搞得在這兒也站不住腳？啊？！”他轉身對身邊的一個蔣軍士兵說，“把他押起來！”

蔣軍司令氣咻咻地走出市集，朝山坡下走去。他高高

地立在一塊岩石上，朝遠處眺望。一個蔣軍士兵牽着一條黃毛狗走到他跟前來。

士兵從狗脖子上取下一個竹管，在竹管里掏出一張紙頭，遞給了司令說：“呼克拉來信了。”

司令眉頭揚開：“喝！這家伙做得挺不錯！”可是待他匆匆展開紙頭一看，臉色就變得陰沉沉的了，“他媽的！”他狠狠地撕碎紙頭，自語地說，“不，不能讓共軍搞成功！”

山坡上，蔣軍大隊長率着衣破履棄的兵士緩步走來。

大隊長走到司令跟前，垂頭喪氣地說：“操他娘，共軍來得太快，我們又丟了兩個人！”他搖了搖頭，“唉！這樣搞下去……”

司令却一直陷在沉思中，目光投向對岸遠處山峯上閃着的一道銀光，他突然一把扭住大隊長的肩，說：“伙計，洩氣什麼？只要這樣三天兩頭去搞他們一下，就可以扭住共軍的脖子，叫他們成天顧頭不顧尾，什麼也干不成！要知道，我們是用小股襲擊來配合呼克拉的內線啊！”他伸手指着遠處的山峯，“來，我指給你看，就是那閃光的高山湖，……”

大隊長不解地順着司令的手望去：“什麼？高山湖怎麼的？”

司令：“你聽我說，共軍打算炸開湖水，幫侬瓦人改旱地開水田，你想，要是他們把侬瓦人都拉過去了，這還得了？我們會立不住腳的啊！”

大隊長恍然：“哦！哦！”

司令越來越焦躁地望着遠山上閃爍的銀光，跺足嘆

息，“真他媽的，這一湖水，碍事大了！”

陽光底下。高山湖迴射着耀眼的、銀色的光輝，光綫越來越明亮，越來越擴大，……

山峯上，青蒼的樹木和峭峻的石林，環抱着一潭湖水，在橢圓形的湖面上，水波泛着輕微的漣漪，暉映着靜靜的古樹山影。

一群鸞鷲在水面上飛翔，宛如朵朵白雲，時而掠過水面，時而飛上天空，嫺靜的湖水卻寂然無聲。

指導員楊生海坐在湖畔的一塊岩石上，雙膝托着一塊木板，正在描繪着一幅高山湖的全景，立在他身邊的，是呼克拉部落的头人阿朗強，他頭纏紅布包頭，緊束着的腰帶上揸着一把長刀，他的鬚髮已經斑白，體態有些肥腫，兩眼卻奕奕有光。他一面吸着旱烟叶子，一面不很理解地瞪着眼朝楊生海的畫板探望：“啊啊，畫啲畫的，都畫些什麼？”

楊生海終於揚起頭，放下了鉛筆，興奮地站起來：“阿朗，你來看看，這就是將來我們要修的水柵！”

阿朗強俯着身子，望着畫板，畫板上的圖畫展現開來：高山湖邊，修好了一座高大的水柵，湖水從柵門奔出，流向坡下的溝渠，輸入層層的梯田。梯田里，秧苗迎風搖擺，……

楊生海：“阿朗，你看懂了嗎？往後，我們部落就要開這樣的水田！”

阿朗強感慨地說“啊！這倒是一潭打不盡的水啊！老輩子早就想炸開這湖水，可四周的石壁呀！刀砍不入，鋤

挖不动，”他点了点头，“你说的这个，要费大工哟！”

楊生海：“只要大伙抱团结嘛！齐心干，还怕不成？”

他们跳下岩石，绕过石林。从树丛中钻出来。这时，只见北面山坡上，野火冲天，火光舔着蓝色的天空，远远看去，好象一块彩色的画板。

“阿朗，”楊生海指着远天说，“准是又有人在刀耕火种，烧林子了吧？”

阿朗强嘆息地：“是啊！我们年年为了开旱地，部落里满山林子快毁灭啦！要是开出湖水来，作瓦真的种上水田，那——那日子就会变样哩！”

宽敞而倾斜的山坡上，盛长着粗大的参天古树，成群的作瓦人在砍伐着树木，树干带着“噉噉”的折裂声，歪倒了，发出巨响倒在地上，……

一棵树干伐倒了。成批的树干伐倒了。

在树木伐倒的地方，荒地出现了。一个举着火把的汉子在荒地上奔跑。他是呼克拉部落的铁匠埃昆，身材瘦削却很轻巧，两道浓眉底下，一双眼珠经常象胡桃似的大睁着，薄薄的嘴唇边上留着一丝冷笑。他正赤着上身。举着火把，点燃荒地上的杂草和树屑。立时，火舌飞溅；烟雾升腾。他连声招呼着他身后的一个作瓦孩子：“岩嘎，快往东跑，把豹头坡那边也烧起来！”

岩嘎年约十四、五岁，他是埃昆铁匠铺里的帮工。他应了一声，也举着火把朝前跑去。

火舌舔着树桩，劈拍地响着，一切都变得烟雾弥漫了。

远处，伴着伐木声，伐者歌唱：

哪个認得呼克拉？

哪个認得我什瓦？

壕門要关得牢啊！

什瓦会管什瓦家。

伐倒林子燒荒地，

就把牛血往下撒，

鏢槍把洞戳得深，

日后种子就發芽！

燒焦的荒地呈現一片暗黑色。成群的什瓦男女在荒地上撒种，男的用他們尖銳的鏢槍戳洞。戳得那么深、那么整齐，大粒的汗珠从他們飢餓的臉上流下来。女的背着背籬，从背籬里取出谷子，跟在后面，依次地把种子撒在洞里，而后掩上泥土。人們中，埃火龙和他的妻子耶娃也在撒种。耶娃的个兒不高，長得十分壯健，現在她裸露着赤銅色的手臂和肩膀，一条彩色的統裙一直系到腦际，耳上垂着的銀环、腰間圍着的黑籐圈都随着他每一弯腰、每一迈步，叮叮地搖晃着。

一霎工夫，一塊荒地撒完种子了，人們各自找着树蔭歇息。埃火龙夫妇蹲在一叢野芭蕉叶子底下，耶娃取下背籬，从里面拿出一包芭蕉叶子包着的米粑，又拿出一包酸菜，午餐要开始了。她想起了什么，四下喊着：“爱珊！爱珊！你在哪啦！快回来！”

埃火龙解下紅布包头擦汗，汗水順着他毛茸茸的胸前淌着。他从腰兜里掏出一把檳榔和沙基，放入嘴里咀嚼。耶娃一看，引起一个念头，暗暗羞澀地笑了，悄悄地从胸